

第九百八十一號

已在中華郵政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電話二三六五四號 地址益仁巷潤德里 電報掛號七七六三

內外要聞

日本昨照會我方 不同意日軍全撤退

和平運動日無誠意迄無進展

（本報今日下午二時上海專電）和平運動因日方無誠意、迄無任何進展、惟日方元（十三日）有一照會送交我方、內容大旨謂、日方不能受顏惠慶博士在國聯提出保留之拘束、故對於郭泰祺覆文中之所述完全撤退一節、自難同意、末謂、日本準備於任何時期、根據前言、漸入於交涉程度云云、就該文中觀之、日無誠意、顯然可見、

閘北衞生事務 市府未託他人辦理

△但報載工部局得中日諒解……担任靠近租界之閘北清潔工作

（本報今日上午八時五十分上海專電）關於閘北衞生事務、市府已正式通告、未委託任何機關辦理、但據寒（十四日）大陸報載、工部局已得中日雙方諒解、將擔任靠近租界之閘北清潔工作、寒（十四日）先作初步調查、確定地點、然後於刪（十五日）正式工作云、

滬俄僑未助日敵華

△其代表致函切實聲明

（本報今日上午八時上海專電）俄僑公共聯合會長克鄧禮致納稅華人會主席函、代表俄僑切實聲明俄僑感謝中國人民拯危之恩、並無助日敵華事實、

波蘭公使由平抵滬

△任務不詳

（本報今日上午八時五十分上海專電）波蘭駐華公使拿伐落元（十三日）由平抵滬、寓華懋飯店、任務不詳、

各界捐助前方將士

△以現金及米糧爲宜

（本報今日上午十時上海專電）十九路軍駐滬辦事處接前方電稱、本軍深蒙各界不斷的捐助慰勞、至多感銘、惟所有捐助零星物品、前方多不適用、枉費資財、至爲可惜、俟後如蒙各界熱心捐助、最好賜與現金、使軍中自購必需物品、或派人到京滬線購米糧、送往前方、亦較爲實用、

要電彙報

△阪西由平南下觀察▽

（濟南十三日下午九時二十分電）日阪西中將今早由津來濟、定晚去青轉滬返國、阪西此行純係爲觀察我各地空氣、

△葛光庭談平津安謐▽

（濟南十三日下午九時二十分電）膠濟路委員長葛光庭、早由平來濟、當晚返青、葛談、平津安謐、

△陳公博到平即返京▽

（北平十四日零點十分電）陳公博元（十一日）晚可抵平、一二日後赴濟晤韓、事畢即返京、

△李景樅試飛洛西間▽

（北平十四日零點十分電）李景樅日內飛洛、作洛陽西安間之試飛、

△平教授抗日會成立▽

（北平十四日零點十分電）平各大學教授抗日會元（十三日）成立、選出邵昌渭、劉馥等十一人爲理事、並決議、（一）電中央及各省軍事長官、對日積極抵抗、萬勿妥協、（二）決與市政府接洽、招待國聯調查團、

△北平今擴大紀念週▽

（北平十四日零點十分電）省市及平綏三黨部定寒（十四日）晨在市黨部大禮堂舉行聯合紀念週、邀來平中委張繼、覃振、王伯羣等十餘人出席演講、

△救亡會電國府請求▽

（北平十四日零點十分電）華北民衆救亡會定刪（十五日）招待來平中委、並於文（十二日）電國府 請將援助十九路軍實情宣告國人、以釋羣疑、并將王賡立即槍決、藉平民憤、

△英外長西門返倫敦▽

（倫敦十三日路透電）西門爵士已返抵倫敦、路透記者往謁時、西門稱、彼甚盼此次國聯決議案、能將遠東糾紛解決云、西門對於美國務卿史汀生致國聯秘書長之函表示美國贊助國聯政策事、表示滿意、

△興登堡將續任總統▽

（柏林十三日路透電）興登堡大將僅以百分之一票之差、未能立即重復當選總統、但法西斯蒂領袖西爾塔競選、確已失敗、四月十日之複選、興登堡必能繼續當選總統云、

△湘教育界總辭打銷▽

（長沙十三日電）湘省教育經費一月份欠數、經何鍵責成財廳長張開連等盡力設法籌給、如數撥付、教育界總辭職問題、已經打銷、

蘇州松江後方治安

△軍警與地方人士共同維持

（蘇州快訊）蘇州居京滬線衝要、自滬變發生以來、後方治安 由地方人士組織之地方治安會、及軍警團聯合辦事處維持、現由軍警商團保衞團、組織蘇州憲軍警團聯組執行辦事處、推憲兵第一團金團長爲主任、各軍警機關各派官長一員、士兵二十名、到處服務、業已宣告成立、並聯絡無錫常州等縣、組織各縣後方治安會、刻在接洽中、又聞自上海戰事發生以來、蘇地近有散兵甚多、散居各處、居民甚恐、現由十九路軍蘇州辦事處主任陳必棻、擬定[illegible]置散兵辦法、切實執行、（一）不許士兵住居旅館、（二）如遇有滋事擾亂者、無論官兵一律拿辦、（三）如無符號之散兵及假冒軍人者、尤應拘拿嚴辦、（四）對於查得各友軍之散兵 擬送回前方 請總指揮分別飭回原隊、至公安局方面查拿散兵 可隨時請軍警辦事處協助、所有現在駐蘇軍隊、如無駐蘇之可能性者、擬請設法移駐、而蘇地現有傷兵一千餘人、已奉令分批送京療養矣、

（松江快訊）本邑自聞十九路軍爲戰略關係退却以來、謠諑紛紜、日必數起、軍警當局、以後方治安、關係重要、近日謠言、難免不有宵小潛入、希圖擾亂、爰於前日會謀防止方策、決定稽查城廂游民、藉清亂源、業於昨日開始稽查城廂各鎮、本日（十日）稽查郊外各鄉、定兩日完竣、稽查時、先由鎮長率同鎮警、齊集指定地點、會同軍警、於上午八時同時出發、盤詰可疑住戶、尤注意於戰事發生後自滬來松不營正當生業之客民、城內八鎮稽查結果、計獲三十餘名、暫留公安局汛奪辦理

崑山縣長自殺經過

（蘇州快訊）上海戰事、自我軍變更戰略後、崑山縣成爲後方第一嚴重區域、本月四日、敵飛機時至崑山投彈、居民一日數驚、該縣縣長吳德耀、既恐辦理供給困難、又爲避免危險起見、於五日避至蘇崑交界之角直鎮、至七日崑地秩序恢復、商店亦大都開市、吳縣長自覺無顏返崑、故於八日上午四時、在角直鎮高浦橋畔投河自盡而死、吳縣長現年六十歲、安徽人、自寶山調任崑山僅月餘、吳縣鄒縣長據報後、立即電呈民廳云、據報崑山縣縣長吳德耀、陽日避來本縣角直鎮、投河身故、前方防務重要、乞迅遴員接任、吳縣縣長鄒競、

閘北日軍暫退租界

△藉以欺騙國聯調查團

（上海十四日電）閘北方面日軍各級司令部及駐軍、現均撤退、軍用電話亦正在紛紛拆卸中、其意在欺騙國聯調查團、

（上海十四日電）報載敵新近又到陸軍幾許、第九師團回國整理等訊、均不確、十二日敵新到之陸軍、實即敵駐在艦上之預備隊、十二日入口登陸、分駐塡防、至敵第九師團由前線回滬、聞有襲我滬杭綫竄擾松江、無回國訊、

（上海十四日電）日來前方戰事甚沉寂、祇嘉定太倉間有小接觸、青陽港仍在我軍手 崑山陣線無變化、日機時窺嘉興常鎮、

（東京十四日電）日政府決照國聯三月四日決議、準備開始交涉、但對於先行撤兵、則認爲不可能、

（東京十四日電）十二日閣議雖議決自動將上海派遣軍撤回一部、但大多數軍官均極形反對、謂若先行撤兵、則與前者之政策相矛盾、

（東京十四日電）日政府對華事、決依照從來政策邁進、至於對黨之對策如何、實難顧及、

中日空戰紀

△日機指揮官之追述

（本報十三日特約上海航空快信）日軍此次藉飛機之力、破壞各地建築、阻礙我軍事進展、早爲世人所周知、茲將指揮日飛行隊海軍大尉小田原俊彥氏、對於此次上海事變身歷空中戰爭之顚末、揭載於大阪朝日新聞中者、迻譯其梗概如下、足爲我國將來軍事行動之炯戒、亦可爲世界注意和平人士之參考（以下所節譯原文、均係日方口吻）一月二十八日、因上海事態急變、在華北方面之我方飛行隊、奉命南下、至翌日（二十九日）卽翱翔於閘北天空、二月一日、我第二編逐隊所組織的第一航空戰隊、亦出現於上海空中、於是上海周圍、全被我海軍飛機所蹂躪、至二月五日、平木大尉所指揮之偵察機、與所大尉所指揮之戰鬥機、卽開赴眞茹轟炸敵陣、不料與敵之哥爾水加式複座戰鬥機相遇、遂開始空中戰爭、斯役也、雙方均無勝負、六日、方欲低飛偵察敵陣、忽有敵機四架、竟迫近我偵察機而來、悠悠上昇、囊飛上方射擊、所大尉急向閘北地上投下炸彈、再飛高以應敵機、敵機乃轉身遠避、高隱北方雲間、廿軍爲先發制人計、於二月七日、佔據上海郊外之飛機場、敵機自失依據後、經一星期、未見其影、至十三日、忽接情報、南京方面敵飛行隊、行將來滬、參加作戰、又據各種情報、謂廣東軍之戰鬭機轟擊機、已抵長沙、閱者至此、必歎我方軍事行動之不密）、大約某日可到南京、因此我方遂于事先、爲相當的準備、至二月中、探悉南京固有之飛機、亦將來南、吾人度彼敵機之性能、必不能一氣由南京直到上海作戰、勢必在虹橋或蘇州停船休息、故我方決從兩地間之空中偵察、果於二十日、所大尉所指揮之戰鬭機、在蘇州飛機場附近空中、遙見美國最新式之波英克單座戰鬭機一架、疾馳西來、我軍遂勇躍追迫、敵機見我、亦飛迴應戰、交戰約二十分、未決雌雄、旋敵利用快速力、飛向北方、我機因困於燃料、亦飛歸隊、至二十二日、加賀小谷大尉所指揮偵察機、與生田大尉所指揮之戰鬥機、機、再赴蘇州偵察、適値該機場有精巧飛機、離陸卽飛、二十日與所大尉激戰之機是也、敵見我機飛至、飛高至我機之上、急轉直降、脅迫小谷大尉之後、不幸指揮官小谷大尉、突爲敵彈命中三發「指揮官機之銃手」等航空兵佐佐木、亦遭重創、機遂墮落、二十三日、我軍繼續使用戰鬥飛行隊、聞有粵機十八架、已飛集杭州、行將準備出動、於是我方爲先發制人計、急急編成襲空大隊、謀襲杭州敵之航空基地、由予（小田原）統率、連絡佐多大尉等精銳攻擊機戰鬪機、祕密規定在離吳淞口百二十里之處集合、同時晤由航空母艦某某等進發、約定自翌日午前五時起程、直飛至杭州敵機之根據地、由攻擊機隊、掩護戰鬥機、出發隱密溯錢塘口而上、在晨光微曦中、突飛旋於杭州城天空、俯瞰杭州城外筧橋飛機場、已瞭然在目、正欲投彈時、見敵機五架、急昇上空、我機猛烈交戰、時我方飛機十五架、應付敵戰鬭機五架、綽有餘裕、故時從容炸燬敵之飛機塲、此次被我炸燬者有六機、我攻擊機、亦受損害、此爲自上海事變爆發以來、空中戰爭之概略、

世外羣龍傳

（張恨水）（四三七）

第八回　捨命訪奇人追猿絕壁　傾壺渡巫峽擊楫中流

羅宣武將石獅子輕輕的向櫃台上一放，拍了一拍手上的塵灰，回轉頭來，面不改色，看的人又哄的一聲，二次喝彩。藥店裏夥計因爲羅宣武解了圍，走過來作揖，再三道謝，羅宣武道：我並不是要幫你什麼忙，不過我看這和尚的樣子，太自負了，難道這石獅子就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拿得動不成？所以我也拿一個樣子讓他看看，以後你們說話，總要小心一點，不要太藐視人了，說着，就和韓氏兄弟，一同進飯店去了。柴競埋怨他道：你這禍事，我看惹得不小了，這和尚決不是無用之輩，你今天當着衆人羞辱了他一場，他那裏能就此罷休？羅宣武道：我們明天就走的，他到那裏去找我？況且我們一共有四個人，就是像他這樣的和尚，再來一兩個，我們也不至怕他吧？大家一想，羅宣武這話也很對，就不十分掛在心上，到了次日，已是搭的船要下行之期，因此大家搬了行李，一同下船。（未完）

戰鼓

讀汪精衛演說後的感想

（劍）

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近在總理逝世紀念會中，發表長篇演說，可以說是行政當局近來的重要表示，值得使我們深深地注意。

自從瀋事與滬事相繼發生以來，大多數國民確是都在忘命地叫囂着：汪先生所認以爲非的各種口號，如「全國總動員」「殺到東京去」等，更是九塞在十字街頭，這種感情超越理智的表現，汪先生批評爲「虛僑之氣」，而在另一方面，却被全世界許多人類公認爲「發揚的民氣」。中國的教育，因爲政府太不負責，辦得極不發達，智識份子太少，其所用以表現民氣的方法和符號，或者有失當的地方，可是全國大多數的心，是一樣的——人人都知道，不能眼看着國家「局部」地歸於滅亡，而如何防阻這危險，是應該向政府傳達警號。假使這警號上用的字，太嚴重了，也並不算是過失，而且還是「責任」所許。不論世界上任何國家，發生了這樣重大的外交事件，那一國不是充滿了這所謂虛僑之氣(？)的叫囂。德軍侵比，比利時國民要求政府宣戰，連燒飯的女人都滿街亂跑，忘記她是只配燒飯。當比王什皇宮樓上，向擠在空場上的民衆宣佈對德作戰時，幾十萬人都擁抱着跳舞歡呼，我們只看看那相片，已經感動得要哭了。比利時那時的環境，不見得比中國好在那裏，這種虛僑之氣(？)，到底促成了他們政府的作戰決心。虛僑之氣(？)，祇須看政府善用與否，它本身何嘗便是罪惡。這是我讀了汪先生演稿後的第一段感想。

第二段感想，言之使人痛心！許多時候以來，政府宣言「抵抗」，而所謂抵抗的方式，究竟如何，誰也不明瞭。現汪先生演稿中，痛斥「催戰論」的誤事，一方面又口口聲聲，以我之物質不能與富強的對方作戰爲言，可知汪先生之所謂「抵抗」，意不在此；那麼，什麼才是他們的「抵抗」？請讀下面所錄的汪先生演稿一節：

『然則我們的抵抗意義是怎樣呢？民國三年，假使袁世凱拒絕簽字於二十一條件，決心抵抗，也許山東東北沿江沿海一帶，會被日本佔領，但到了歐戰以後，則中國便有復興的機會了。華盛頓會議之時，如果中國沒有簽字於二十一條件，則我們所得決不止如九國條約，可惜袁世凱當時苟且偷安，至失却中國復興的機會。所以自從九一八至現在，我們絕對不肯簽字於喪權辱國的條約，這完全是爲中國將來的前途而定的政策，這纔是我們抵抗的意義。』

汪先生這寥寥的數語，足使中國「局部亡國」而有餘，如果一個政府當局，僅僅不簽字於喪權條件，即可謂之抵抗；那張學良丟掉東三省，也並沒有和日本簽訂什麼條件，難道他也算得「抵抗」嗎？汪先生的意思，以政府所能做到的「抵抗」，只是不簽字，至於沿江海各地，只可任其佔領，而待世界大戰後的復興，這種「抵抗」，簡直就是「不抵抗」，目前的政府當局，如何竟抱着這種觀念！

國民並不是好戰，但是照現在的大勢看，決沒有不戰而能「抵抗」的，離開了戰而言「抵抗」，實是欺人之談。中國國民甯願上海燒成一片瓦場，不願像瀋陽那樣的不鳴一鎗而一夜易幟；因爲那才是「眞抵抗」，那才是存寓着「復興」力量的「眞抵抗」！